



Jean Baudrillard
De la séduction

论诱惑

(法)让·波德里亚 著 张新木 译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
主编 张一兵 周 宪

论诱惑

De la séduction

(法)让·波德里亚 著 张新木 译

Jean Baudrillard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诱惑/(法)波德里亚(Baudrillard, J.)著;
张新木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7-305-07649-7

I. ①论… II. ①波… ②张… III. ①波德里亚,
J. (1929~2007)-哲学思想 IV. ①B5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4762 号

Jean Baudrillard

De la séduction

Copyright © Editions Galilée 1980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NJUP

Through Garance Sun SARL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9-00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论诱惑

作 者 [法] 让·波德里亚

译 者 张新木

责任编辑 苏珊玄 李雪梅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32 印张 10.75 字数 175 千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7649-7

定 价 2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De la séduction

代译序

诱惑：一个揭开后现代玄秘画皮的通道

——波德里亚《论诱惑》的构境论解读

张一兵

在关于中晚期波德里亚^①的研究中，他于1979年出版的《论诱惑》一书的思想主旨始终是一个难以参透的学术自由，人们通常无法理解突现的“诱惑”概念在波德里亚思想逻辑全程中的地位。于是，诱惑概念常常被误读为对生产、功利性交往的表面取代，似乎波德里亚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异质性构境范式。而在我看来，诱惑概念的真正意义

^① 波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其代表性论著有：《物体系》(1968年)；《消费社会》(1970年)；《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年)；《生产之镜》(1973年)；《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年)；《论诱惑》(1979年)；《拟真与拟像》(1981年)；《他者自述》(1987年)；《冷记忆》(五卷，1986—2004年)；《终结的幻象》(1991年)；《恶的透明》(1993年)等。

其实是对波德里亚原创性话语“拟像-拟真”逻辑的深化，与拟真建构的“比真实更真实”的祛魅的超级真实相比，诱惑是以一种“比错误还错误”的外表游戏出场的施魅的拟真。波德里亚眼中的诱惑，恰恰透析出当代布尔乔亚意识形态在后现代外观下的阴凹布展。我在新出版的《反波德里亚》^①一书里，已经对此作过初步的讨论，本文中，我想更加具体地解读波德里亚这一重要的理论变化。为了更好地说明诱惑的真谛，我们先从波德里亚的“拟像-拟真”逻辑解析开始，然后再一步步进入他诱惑批判话语的特设语境。

1 “拟像-拟真”逻辑解析

在存在论的尺度上，波德里亚的哲学并没有从实体性的孤立个人主体出发，而是很深地承袭了海德格尔式的关系本体论，当然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象征交换关系构境是他对人的本真存在的基始性认定。我认为，长时段地深植于青年波德里亚思想镜像深处的他性理论构架，实际上是

^① 张一兵：《反波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

由法国社会学家莫斯基于原始部族的人类学研究而形成的象征交换理论，这种学说后来被法国哲学家巴塔耶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更广泛地阐释出来。^①以我之见，这个妖魔化的莫斯-巴塔耶的学术逻辑从其根本上就是反人类现代文明的。可是，这种没有被现代性经济价值体系污染的本真象征交换王国，却成为波德里亚拒斥现代文明的重要逻辑基础。所以，当面对今天的发疯一般追逐物质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王国时，波德里亚与拉康一样，必然是反建构主义和否定性的本体论，他反对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物与物的伪性关系场，布尔乔亚世界中作为一切功用性经济关系总和的“现实性上的人的本质”幻觉恰恰是被他根本否定的。所以，进入波德里亚的文本群，我们首先会遭遇波德里亚在《物体系》（1968年）一书中以批评的眼光所看到的功能性的物与物的链环体系，人与人的象征性关联如何在这种物化中畸变为功能性的物用性；而在《消费社会》（1970年）一书中，功用性的物品链开始转换为商品展示的欲望制造关系，广告已经在制造出最初的人与他者建构出来

^① 凯尔纳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只是将其指认为波德里亚从《生产之镜》到《象征交换与死亡》这一时段的思想背景。他还提出，波德里亚还受到雅里（Jarry）“消除意义的玄学”的影响。参见〔美〕凯尔纳：《千年末的让·波德里亚》，《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陈维振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的伪象征构境。《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年)是波德里亚将功能物进一步蒸发为意指符码链的重要步骤,在批判马克思的使用价值的过程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与人之间本体存在关联的象征交换的沦丧问题;一部《生产之镜》(1973年),也是波德里亚根本否定人类中心主义暴力性征服逻辑的主战场,在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他也在反向建构自己的象征关系交换本真地位。《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年),是波德里亚捍卫自己象征关系本体论最惊险的战斗,因为,他指证出今天的资本主义拟真世界是最大的伪象征构境,是以比真实更真实的拟真逻辑彻底埋葬了象征交换。它以人与人之间虚假的象征符码关联替代了物性功用存在链,由此成功地阻止了本真象征交换的出场。这样,人类存在将永远跌落于符码控制和欲望制造的黑暗之中。

这里,我们需要稍稍具体一些地阐明波德里亚这种新的“拟像-拟真”逻辑。因为,这种拟真逻辑构境恰恰是我们进入波德里亚诱惑之境的思之入口。我发现,到了1976年,已经“成年”的波德里亚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情境,在几年之中消解了自己老师们最后的资源之后,在马克思解放的生产力概念的废墟上,在索绪尔符号的结构性意象建构的批判维度之上,波德里亚终于有了自

己独特的理论建树：他突然认定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基础不再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是建立在多重拟像(simulacre)^①伪相之上的幻境。这是《骇客帝国》中身处幻境而不觉的尼尔突然被告知的一个“事实”。^②这个新的伪构境世界的生成元素就叫

① Simulacre, 此词在法文中有古语中的偶像一义，也有幽灵、幻影和模拟的意思。波德里亚使用此词是在一个人与世界关系的尺度上，着眼于一种走近对象终而消解对象的方式，此词的中译有仿像、类象和拟仿物等，我以为译为拟像为宜。因为，中文中的“仿”、“类”，都与第三阶段的无指涉物的拟真之意不符。英文中没有此词，法文中古语通常用复数词 Simulacrum，波德里亚在《拟像与拟真》一书中的篇首中，戏仿旧约《传道者》文字时，就使用了此词。据马丁·杰的考证，拟像这个概念曾被巴塔耶和克罗索夫斯基使用过，用来意指符号的无法交流的方面。参见马丁·杰：《20世纪法国思想》，加州大学（伯克利）出版社1993年版，第544页。在波德里亚自己的《冷记忆1（1980—1985）》一书中，他明确指认“拟像”一词为法国作家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 1905—2001）所用。参见[法]波德里亚：《冷记忆1》，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② 1999年，美国导演华乔斯基兄弟（Andy Wachowski, Larry Wachowski）自认为受波德里亚的著作《拟像与拟真》（*Simulacres et simulation*）一书的影响，拍摄《骇客帝国》（*The Matrix*）一片。传说，华乔斯基兄弟本来邀请波德里亚在片中现身说法，但被波德里亚拒绝。但片中仍然有主人翁尼尔象征性地手捧《拟像与拟真》一书的场景。《骇客帝国》（*The Matrix*），华纳兄弟制片公司（Warner Bros., USA），1999年，片长：136分钟。主演：基努·李维斯（Keanu Reeves）、劳伦斯·费许本（Laurence Fishburne）、嘉丽·安·莫斯（Carrie Anne Moss）。

拟真 (simulation), ^①而由这种代码 (code) 自我模拟的超级真实 (hyperréel) ^②建构起来的伪构境世界则叫超级现实 (hyperréalité)。波德里亚此处的超真实并非是指现实本身的被伪造, 而是指认现实生活背后更深一层的本体论支撑。正是超真实支撑了人们误认的伪现实世界。我觉得, 与拉康的不可能的存在之真一样, 波德里亚这里的超级现实世界也是在超现实主义 (Surréalisme) 的逻辑线索中生长起来的反建构性本体思考。^③在《论诱惑》一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重要概念的

① Simulation, 此词在法文中的意思有假装、模拟、仿真和假冒之意。英文中的意思基本是一致的。此词的中译有模拟、拟像和仿真等, 波德里亚显然在用此词表达自己一种全新的意境, 即在工业文明之后人与世界关系中拟像的第三阶段, 世界的基础生成为没有被拟仿对象的无根性的自我拟真之物, 这里显然没有模仿真实对象之意, 所以译仿真似有些偏差, 我觉得译拟真更符合波德里亚此时的语境。

② hyperréel在中译中也有译作“超级现实”, 恐怕这种意译语境都是在超现实主义 (Surréalisme, 其实法语中的这个“Sur-”是指“在…之上”, Surréal是指唯真之意, 这种对真实的指认是建立在超越伪现实生活之上的) 一语的影响下生成的, 但从波德里亚这里的具体思想构境看来, 将 hyperréel (英语中的 Hyper-有超越和过度之意) 译作超真实是更为贴切的。可是, 将 hyperréalité 译作超真实则是容易引起理解中的混乱的。在后来的《论诱惑》一书中, 波德里亚还拟造过“超级在场” (hyperprésence) 和超级拟真 (hypersimulation) 等概念。而在《冷记忆 4》中, 波德里亚还拟造了一个“超级学问” (hypersavoir) 的概念。参见 [法] 波德里亚: 《冷记忆 4》, 张新木等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92页。

③ 波德里亚自己也指认过这一历史线索, 他说, 在传统的超现实主义那里, 肯定性的超出日常生活的东西只是在“艺术和想象发挥作用的某些特殊时刻”才能得以构境, 可今天的一切社会生活本身都被另一种证伪意义上的“超真实”所过度浸淫。

先后出场。

在波德里亚这里，从“消费社会”到“符号社会”，再到此处的超级现实的“拟真社会”，这是一个本体论中发生的连续恐怖事件。理论上的恐怖主义，是波德里亚喜欢自指的面相。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格式塔逻辑转换：

表层凸状语境上看，这有两种转换：第一层转换，从《物体系》一书开始，波德里亚就始终在将实体物转换成物性的我性功能 and 符号象征功能，现在，物性存在被全新的拟真替代了；第二层转换，我们记得，相对于物性存在的具象性，无序的不定性过去恰好是波德里亚对象征交换的理想性规定，可是现在，不确定性却以疯狂的拟像方式占据了原初象征（真实）的本体性空位。这个空位当然是拉康式的。

更深一层去思考，我们又会发现在波德里亚的隐性逻辑凹点之中，原来那种本真性的我象征故我在，在价值规律起作用的资本主义时代，先是异化为虚假的我交换故我在（交换价值），然后又被马克思的我生产（劳动）故我在（使用价值）的小骂大帮忙所遮蔽，在《消费社会》中，波德里亚用我差异故我在替代了马克思的我生产故我在，而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波德里亚想说明的东西是从经济交换价值逻辑向符号性的交

换价值逻辑的转换，作为异化的二次方的我符号故我在出场了。当然，除去我象征故我在中的“我”是本真的人的存在之外，其他的“我”都是常人之我。以拉康的否定本体论逻辑，这些都可以读为“我交换故我不在”、“我生产故我不在”、“我符号故我不在”。现在波德里亚的新发明是：我拟真故我在。这是一个更恐怖的异化。是否是人的存在的异化的三次方？我们不得而知。人的存在异化之多次方和复性死亡同样是拉康哲学的关键性理论构境中轴。拟真，比真实更真实，因而是真实更彻底的死亡。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波德里亚说，真实现在成了一条被人遗弃的“母狗”。^①可令人伤心的是，拟真的呈现方式却表现为真实的逼真在场性，波德里亚也将其指认为超级真实。超级真实就是构境！当然，这种构境是一种遮蔽谋杀真实的“完美罪行”的新幻觉。^②在波德里亚看来，这个有伪构境凸显的幻觉是“一种从大众传播和数字理性用技术合成的现实中产生出来的形式”，这是说，今天的真实与幻象的关系更加复杂

① [法] 波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页。

② [法] 波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页。

难辨了。^①因为，超级真实是作为伪现象——超级现实背后的那个伪本质在场的。

按照波德里亚的说明，拟像，作为文艺复兴以来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基本方式约经历了三个依次递进的历史形态：

——**仿造**(counterfeit)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古典”时期的主要模式。

——**生产**是工业时代的主要模式。

——**拟真**是目前这个受代码支配的阶段的主要模式。

第一级拟像依赖的是价值的自然规律，第二级拟像依赖的是价值的商品规律，第三级拟像所依赖的是价值的结构规律。^②

① [英] 霍洛克斯：《波德里亚与千禧年》，王文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5 页。

② [法] 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7 页。拟像(simulacre)与拟真(simulation)这两个概念是十分容易混淆和搞错的，《拟像与拟真》一书的中文繁体字译者台湾学者洪凌先生自己就被搞得晕头转向，在他翻译的《拟像与拟真》一书的正文中，他正确地表述了波德里亚在《拟像与科幻小说》一文中关于拟像(simulacre，他译为“拟仿物”)的“三重秩序”，而也是在他自己写下的译序中，他自己却将波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的相同表述错写为拟真(simulation，他译为“拟像”)的“三重秩序”，好玩的是，他还专门自己标注了原文中没有的错误英文“the three orders of simulation”。分别参见洪凌译的《拟像与拟真》，台湾时报文化 1998 年版，第 233 页；第 5 页。

在波德里亚面对世界的存在论概念中，人的存在并非实体性的物性存在，而是关系性的交往存在，这自然是基于海德格尔（马克思）的存在论观点。在这种关系本体论的视域中，处于基始地位的首先是他从莫斯-巴塔耶那里承袭而来的本真性象征交换关系。我以为，这种本真性并非为抽象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而是在世界各种原始部族社会中曾经存在的历史事实。相反，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种人的理想化（真实）的象征交换关系逐步走向死亡，原先那种不确定、不粘附于物性功能的象征世界不断转化和异化为种种指称于功利性有序价值体系的伪关系世界。这个观点与拉康的否定性关系本体论也是同向同质的。在《物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产之镜》等书中，波德里亚一步步揭示和证伪了无序的象征交换从有序的功能效用物、交换价值体系再到符码价值关系结构的沦落过程。不过在这里，波德里亚则重点说明了资本主义世界生成以来的伪关系世界的本质。在一种原创性的新的构境框架中，波德里亚不再依从索绪尔简单地用符码关系来指认当前资本主义伪现实的本质，而转而将这种伪关系世界的存在方式指认为拟像。这个词在《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中已经出现，但那时并没有成为关键

性学术建构范式。因为在工业性、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人与外部世界的主要“在世”关系是以模拟和仿真外部指涉物为基底参照，并以对象性地支配自然为人所用为目标指向的。而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拟像本身被推进到反拟像的拟真阶段。

这种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场境中的拟像关系，又被波德里亚具体界划为三个不同阶段，或者叫“三重秩序（有序性）”：第一个阶段为“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这一时期中人与世界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与外部自然界的的关系，这种有序关系的本质为“仿造”。波德里亚后来在《拟像与拟真》一书中具体解释说，这一阶段的拟像是自然主义性质的，是“在意象（也就是在摹仿和伪造的二元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与仿造对象的关系是和谐的、乐观的，而且，它的存在性，是要去重建出那个以上帝为意象的自然之理想结构”^①。这与海德格尔所反对的那个对象性二元认知构架恰好是同构的。这应该是说，此时人与世界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人向自然学习，人依从自然规律、模仿自然存在方式，并依自然为参照

^① [法] 波德里亚：《拟像与拟真》，中译文参见洪凌译，台湾时报文化 1998年版，第 233页。

制造和塑形物品。我以为，千万不要对波德里亚的这种质性区分当真，因为这完全是无历史依托的。在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仿造”绝不起始于资本主义工业。并且，波德里亚随意地将这时起作用的规律称之为“价值的自然规律”，这个意思似乎是将自然物质纳入到为我所用的功用体系的过程。

第二个阶段是“工业时代”，这里的拟像方式是“生产”。此时发生作用的是“商品的价值规律”。这显然是波德里亚特设的狭义的现代性物质生产。波德里亚在《拟像与拟真》中将此阶段界划为生产主义性质，并且指认其是“在能量与动力的前提上存在，那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目标，想要造成永不间断的全球性扩张，以及某种能量的无限解放（欲望属于这样的乌托邦，它与这个层次的拟像相接合）”。^①在这里，人们主要不再是面对自然物质存在加工性塑形，而是生产出自然界没有的人工制品，生产不再仅仅是仿造自然，而恰恰是破坏自然物质的原有秩序，而在物性存在中制造出为人的有用性构序世界。与第一层级的仿造不同，工业生产的拟像已经是没有原型的，人工制造的本质不是仿制，而是新的物质重组与构序，生

^① 中译文参见〔法〕波德里亚：《拟像与拟真》，洪凌译，台湾时报文化1998年版，第233页。

产物的存在方式本身是一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相互拟像。异质于面对自然对象的仿造，工业生产的本质是非仿造的系列制造。因此，也只有工业生产物才可能在再生产过程中被大量复制。这个再生产，也不是一般经济学研究中的作为生产过程的重复的简单再生产或者创造性的扩大再生产，而是一个断代式的本体性范式，这里的再生产的本质即是系列制作。其实，这个阶段就是商品-市场经济关系建构的社会历史场境，人创造了经济价值存在的王国，却在这个物性生产中迷失了自己。依波德里亚的逻辑，马克思的思想显然就是属于这个时期的观念。

第三个阶段是波德里亚新指认的“受代码支配的阶段”时代，即拟真社会。^①波德里亚在《拟像与拟真》中将此明确指认为：这一阶段的拟像是在“信息、模型，以及赛伯操控的游戏之上建立起来的，它完全的操作性，超级现实，它的目标就是总体控制”。这个所谓拟真的历史构境本质不再是系列生产和再生产，而是今天资本主义社会受代码支配的时代与价值的结构规律中的模式（model）。在这个筑模方式中，传统拟像的物质生产方式被彻

① 波德里亚这里的“模式”一词，时常也是在动词的意义上使用的。我注意到，英国当代科学社会学家皮克林使用了“modeling”筑模一词，我觉得也更能准确表征波德里亚这里的构境意义。